



严独鹤的未知笔名

◎祝淳翔

自2018年下半年起,我曾协助严建平先生编《严独鹤文集》,当时掌握的严氏笔名有:独鹤、槟芳馆主、知我、晚晴、老卒。文集中各有体现。近日,文友樊君觅到两通严老夫人陆蕴玉写给前新民晚报社女记者鲁正华的信,提起笔名等事。兹录文如下:

第一通信似不全,只见末页:“严独鹤先生经常发表文章的是这几张报纸:《新闻夜报》、《新闻报》副刊、《立报》、《大英晚报》(另有几张小报记不起了)。笔名有:独鹤、园丁、晚晴、老卒。(其他的以及另外一些事请向胡好好先生询问)前天我在复兴公园打拳,见有一位同志似乎向我招呼,后来回想,不知是否洪荒同志?如果是,谨此问候近好。”落款:“陆蕴玉,一九八二、一·十五”。信中所提胡好好其人,似乎是一位熟悉严独鹤先生作品的资深研究者,但经向严建平先生咨询,他并不清楚是谁。而洪荒这个笔名,用的人很多,这里应即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杨幼生。

第二通信内容较完整:“鲁正华同志:您好。日前命小儿祖祐送来的独鹤生前曾用笔名中尚有一处疏漏,现据记忆,独鹤还用过一个叫‘六合’的笔名,以此笔名所写文章,散见《新闻报》及《新闻晚报》中,请将此转告编写《孤岛文学作品选》的同志,不胜感谢。祝全家春节好。陆蕴玉 1.22。本市重庆南路39弄7号。”经查,1982年春节是1月25日,故在信中预祝春节好。又经严建平先生告知,这两封信,从字迹上判断,前一封由张方晦代笔,第二封由小叔严祖祐代笔。

1981年,由王元化发起倡议,成立了以巴金为名誉主编,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为主编的上海“孤岛”文学丛书编委会,杨幼生及其同事陈梦熊等是编务组的主要执行人。其中陈制订总计划,杨则负责总审阅。后于1986年12月出版上中下三册作品选,涵盖了小说卷、散文·杂文·诗歌卷和报告文学·戏剧·儿童文学卷。不过很遗憾,纵览这三册作品选,并没能寻获严独鹤先生的任何文字。所幸由这两封信,令我们增多了严老先生的两枚未知笔名的线索:园丁、六合,善莫大焉。

经检索,园丁曾撰《忆钱名山》一文,刊于1944年9月27日《新闻报》,提及“余识先生晚,及来海上,始亲教益。曾写钟馗请题”,一个多月后去取,“称误付乡人,闻所题为:‘我亦进士也,而不能杀鬼,以此自愧。’”将钱氏为人俏皮显露无余。但从内容上判断,此人或系钱名山门下弟子,似与严独鹤关系不大。至于六合,它出现于1937年至1939年,笔下多时评或补白性的杂文,与严老文字风格相近,故大致可论定是其笔名。



《一千零一夜》

插图选(22)

乔治·索珀 绘

王子们坐在飞毯上返回王宫。



江河行地,海浪无声

[美]王冬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赓,1895年甲午战争之际出生于江南世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军政新星。踌躇满志的他却卷入一场著名的恋爱风波之中。他是出局者,却有君子之风。他的妻子爱上了他的朋友。她是大名鼎鼎的陆小曼,他是风流文人徐志摩。

西书东藏: 中国文化名家的外文藏书

刘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记述中国现代37位著名学者、作家、文化人曾经读过、收藏过的西文书,这些书后来又都成为作者的收藏。作者钩稽书背后的历史,讲述名家的阅读和藏书故事,做“知识的考据”,意在挖掘思想、观念、知识的脉络,实有思想层面深刻的意义。

了不起的敦煌

[美]巫鸿 荣新江 顾春芳 郑炳林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0位敦煌研究的一线学者,从历史地理、物质生活、艺术文化、美学鉴赏、文物保护等多个角度,全方位走近敦煌,解读最初“忽现金光”的佛教圣地,如何变为“华戎所交”的大都会,成为中华文明不断融汇多元文化的典范。

玉扣纸

陈瑶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盛产优质“内山玉扣纸”的“闽西纸都”——宁化县治平畲族乡为中心地域,搜集、整理并利用地方档案、调查报告、报刊,以及族谱、契约、仪式观察、口述访谈等民间文献,探讨纸史、纸业史、纸产区社会经济发展史相关议题。

董桥藏《伦敦风物志》

◎乔治

翻阅《书世界》第一集,读到胡瑾《纽约书痴指南》一文,见其附图中有一张珍藏版《伦敦风物志》的实物照片。作者说,偶然在一家书店网站发现这张照片,立刻想到董桥有一篇文章谈到这部书。与店主联系询问,方知是董桥的书商朋友戴维从这里购去,再转售给董桥的。

董桥的那篇文章收在《我的笔记》一书里。据称,这部《伦敦风物志》系洛夫狄编著,一八九一年出版,

一九一五年利威耶作坊装帧。全书两百八十页,三二六毫米乘二八〇毫米的大开本,厚纸精印,皇皇巨册。封面封底书脊的皮面上,满满的押花烫金常春藤,缠绕不断。封面封底镶嵌八幅象牙彩绘。封面四幅分别为卖报春花、卖去英豌豆、修椅子、卖牛奶;封底四幅分别为卖鲭鱼、卖中国橘子、磨剪刀、卖芫菁红萝卜。烫金字署名为秋莉小姐所绘。

书商戴维得到这部书,遂即告知



杂煮汁粉

◎鲁灵光

1923年1月1日,鲁迅与周作人在位于北京八道湾十一号的私宅设宴款待诸友。据鲁迅日记载,“邀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孙伏园午餐”,而周作人日记则说,“上午招士远、尹默、凤举、耀辰、伏园吃杂煮汁粉,下午三时去”。两人同事异叙,或此详而彼略,或此取而彼去,同异之间,其意趣可知矣。

至于周作人提到的杂煮汁粉,则是两种日本点心。据黄遵宪《日本国志》,“正月一日,谓之元旦。进屠苏酒。又炙糍合萝菔、牛蒡、芋魁、昆布、豆乳等为羹,谓之杂煮。亲戚故旧来贺者,亦进屠苏酒,供杂煮。元日至三日如之”。星街《日本新岁风俗谈》也说,“屠苏这东西,是现在日本新年所必饮的药剂。吃杂煮,也是日本新年时所很流行而极普通的习惯”。而日本自1873年起,废除阴历,改行阳历,两者所谓“正月一日”以及“新年”应该均就阳历而言。是以周作人在1923年元旦请吃杂煮,自然是有意地仿而效之。

1921年,王桐龄赴日本留学,看到“日本固有烹调法之饮食店,种类甚多”,其一为汁粉屋,“以豆沙与年糕同煮,和以白糖,名曰汁粉。以各种水菜与年糕同煮,和以酱油,名曰杂煮”。但杂煮之材料以及工序,与黄遵宪在光绪年所见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周宅的杂煮究竟是怎样的,却不可知。

惟王桐龄归自日本以后,“将途中耳所闻目所见及到东后意所感触”编为《东游杂感》,1922年,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发行,关于汁粉屋之记载即见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题为“记日本之饮食店”。1927年7月6日,《时事新报》刊载同题之文,正文也差不多全同,署名为赵振甫,即梁实秋笔名,开篇说道,“友人王君(即王桐龄),有易牙癖。顷自东瀛归;述日本饮食店之种类,及其烹调法,甚为详尽,爰为记之”,则《东游杂感》“记日本之饮食店”一节似出自梁实秋之手。



董桥。镶嵌秋莉小姐象牙彩绘的特装本难得一遇,董桥自然心动。几经洽商,最终归其所有。戴维说是给了“最大最大的折扣”,董桥则以“豁出去了”的决心买下此书,价格肯定不菲。

书店网页上,这部已售出的珍本书也没有明码标价。店主听说此事,甚是好奇,找来董桥的文章,请人翻译,读后颇为感动,说:“这位作家写得真好,可以看出是位真正的爱书之人!”